

落樱*

小木曾

2015

一、第一瓣樱花：离场/入场

“三年了呢。”

坐在白雪覆盖的堤坝上，背对着一座被雪封闭的山，任由天空中飞舞的雪花将我笼罩，低声呢喃着，呼出的白气在我面前瞬间凝成了一片霜。

即使当初你对他这般，甚至不惜雇佣侦探到处搜索他的负面消息，他依然没有半句怨言，甚至在临终之前，他靠在病床上，用手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膀，告诉我，这不怪你。

从来，我是那么听他的话，即使心中万分不甘，面对他对我的最后一个要求，我无法说出拒绝的话

*Click to View:<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228130013/https://reentry.co/yykaz>

，更无法在答应他之后再违背诺言，只能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为了他，原谅你。

可是，为什么，你要将手伸向那个地方。

我保证，你会为三年前做的那个决定后悔。

不，或许，你连后悔的时间都没有。

法律能保护好人，却不能确保保护所有的好人。

不过我能确定的是，到那个时候，法律绝不会站在我这边。虽然法律不能保护我，但法律却不能阻止我以离开世界来逃避它的制裁。

“是该，离开了。”

轻轻摊开手掌，粉色从我手中飘落，起身背向河岸，缓缓走进白色的风雪中。

在这一小片被白色覆盖世界中，只剩下冰冷的河堤，缓缓流动的河水，以及瞬间被寒风吹向天空的那一瓣樱花。

二、第二瓣樱花：恐惧的序曲

一片被风雪包围的群山。

秋日金色的辉煌褪去，留给这片山脉的只有光秃秃的枝干和一片死寂的白色。在风雪中，人们对时间的观念早已消失，只能隐隐触碰到白昼和黑夜之间模糊的界限。在众多荒凉的山中，如果硬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也只有那座山了。

在那座山的半山腰上，伫立着一座奇特的馆，远远看去，像是一个“卍”字钉在倾斜的山上，只有走近馆前，才能借着门顶那一盏昏黄的灯看清木匾上刻的字——

万樱馆。

在偌大的馆内，只有会客厅发出微弱的灯光，江户成纪躺坐在椅上，愣愣地盯着天花板上的樱花吊灯，似是在回忆着什么。

“又是一个三年呢。”

“樱……多少年过去了呢？你的孩子，又在哪呢？”

“咚、咚、咚。”

三声不急不缓的轻叩声打断了他的自言自语，似是想起了什么，江户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笑，从椅子上站起身，拉开了馆门。

寒风夹杂着雪花吹进了温暖的馆内，在风雪中，站着一个略显单薄的身影。

“是叶前小姐啊，三年不见真是长大了不少呢，快进来吧，外面风大。”

“江戸伯伯好。”叶前走进了馆内，拉上门，躬身微笑向江戸问好。

“穿这么少真的没问题吗？”

“没事的，我本来就不怎么怕冷，更何况馆里不是有暖气么。对了，江戸伯伯，那个……”说出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叶前显得有些尴尬。

“哈哈，放心吧，虽然我并不用，也没有冰箱，不过我已经准备好一台放进你的房间了。”江戸笑着说。

“太好了！”叶前从椅子上跳起来，飞快地从包里抽出两瓶饮料，跑向自己的房间。

跑到一半时，似是发现了有什么不妥，叶前停下脚步，转身向坐在馆中央微笑着望着自己的老人道了一声谢，然后才消失在拐角处。

“真是个懂礼貌的孩子呢。”江戸笑着摇摇头

，回想着三年前还略显稚嫩的叶前偷了自己的钥匙出馆，等众人去找她时，才发现她蹲在馆的门口，面前的雪地中插着好几瓶饮料。

“喂，冰饮料少喝点啊，对胃不好。”江户笑着对着走廊尽头喊了这么一句，也不管有没有回答，再次闭上了自己的双眼，感受着这十几年的生活中缺少的一种安详的活力。

几分钟后，一阵粗暴的敲门声打破了这种气氛，即使外面风雪如此之大，依旧可以听见门外的人的喊叫声。

江户起身拉开门，松本平田立马撞了进来，嘴里喊着冷，一把握住门就摔了下去，看到这幅情景，江户的脸立马就拉了下来。

预想中的巨大响声并没有传来，一道身影接下了门，从西装口袋中拿出手帕将门内侧的雪擦干净后轻轻带上门，然后转身向江户鞠了一躬。

“既然我们老板您已经认识了，那我就不多加介绍了，在下上田户作，是老板此行的助手，请多指教。”

“行了行了，跟这个老家伙没什么好说的。”松本打断了上田的话，然后偏过头对江戸说：“我们这里的目的你已经知道了，废话也不多说，你的决定呢？别拖拖拉拉的赶紧告诉我，解决完了我还有其他的事。”

“似乎日期是明天吧，有什么事等到明天再说！”江戸显得有些愤怒，不过还是尽量试图按下话语

“不过是一天而已，结局不会改变的，更何况一天我能等，你的孩子……”

“够了！”

松本冷笑了一声，没再多说什么，对着上田一招手，走向了自己的房间。

上田转身怀着歉意向江户鞠了一躬，然后才跑步跟上自己的老板。

“明明是一个公司的，怎么老板还不如助手？”江户心里想着，“并且这个助手，我怎么，有点眼熟？”

江户并没有接着往下想，因为门口再次响起了敲门声，他拉开了门。

“幸子女士，欢迎来到万樱馆。”

“江户先生，都已经这么熟了，就不必这么客气了。”

幸子关上门，从旅行袋中取出一个大包。

“那我现在去泡一些暖身的茶给大家吧？”

“嗯好的，麻烦你了。”

幸子刚进厨房没多久，松本就嚷嚷着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哎呀冷死了，我说江户啊，你怎么不提前把房间里的暖气打开一下啊？”

还不待江户回答，一阵敲门声让两个人都愣住了。

“奇怪，人不是来齐了么？”江户面带疑惑地说，不过依旧上前打开了门。

一名身材瘦长的男子站在风雪中，背上背着的大包使人感觉他是依靠着这个包才能在风雪中稳定前行。

“您好，在下天羽星见，今日去山顶观星，结果没注意到时间，不小心错过了末班车，附近也没有旅馆，不知可否在此借宿一晚？”

“不行！我们有重要的事情商谈，不希望有外

人都在这里。”还不待江户回答，松本就粗暴的说。

“来者即是客，更何况现在决定权在我的手上而不是你。”江户淡淡的说道，“小伙子，进来吧，刚好馆内还有一些空房间。”

“可是，刚才那位不是说你们有重要的事情，我住进来会不会不太好？”在松本的压迫下，天羽显得有些畏缩。

“你不用理他，放心住下来吧，再说现在你也没有别的地方去了。”江户狠狠地回头瞥了一眼松本，帮天羽坚定信心。

松本又在椅子上坐着盯了天羽一段时间，发现对方并没有离开的打算，只好起身准备回房间。

“咚、咚。”

两声轻扣，让三个人全部都停止了动作。

江户偏头看去，绘着樱花的吊钟上，指针指向了十一点十一分。

“奇怪了，都这个点了还有谁呢？”江户喃喃着拉开了门。

在风雪之中站着一名男子，或者说，在这名男子身边，风雪围绕。白色的西装与帽子，蓝色的领带，嘴中叼着一支雪茄，仿佛他与这片风雪融为了一体

男子走进了馆内，轻拍掉西帽上的雪花，瞥了松本一眼后，转身面向江户，摘下帽子，伸出了自己的手：“馆主您好，在下田井藤言，特来参观宫板樱先生的杰作万樱馆，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可以在这里住上一晚，突然造访，还望包涵，不知？”

“没事的，那个老家伙如果知道有人要来自己的馆参观的话，应该会很高兴的，况且现在天色这么暗了，走在路上也不安全，刚好馆内还有最后一间空余的房间，不嫌弃的话就在这里歇息一晚吧。”说着

，江户握了握他略显冰冷的手。

“那么多谢了，其实，如果不是因为雪崩阻断了唯一的下山的路的话，我也不会提出后面这个有些无理的要求的。”

“什么？雪崩了？我的公司没有我明天怎么处理事情？”听到这个消息，本来安静坐在沙发上的松本立马急躁的跳了起来。

“这么晚了叫这么大声让不让别人休息了？我这里的粮食储备还够我们这些人吃个十天半个月的，你又不会饿死。”江户止住了松本的叫嚷，转身面对天羽和田井，“我就带着他们两个先参观一下这里，你就先回房间休息吧。”

“嘁，明天就不是你的馆了，你这馆主就带着你最后的两个客人参观吧，别忘了明天的正事啊。”丢下这最后一句话，松本也再不回头，径直拐进了走廊。

“真是抱歉，本来是我自己的事，结果害得你

们心情也不好。那个家伙就是这么令人扫兴，希望你们不要太在意。”说完这句话，江户转身面对两人，鞠了个躬，接着道，“那么我就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座馆吧。这座馆是宫板樱先生在世时建造的，馆呈一个‘卍’字形，中间是会客厅，连接着四条走廊，每个走廊的拐角有三个房间，共十二个房间，其中一个厕所，一个厨房，一个书房，一间资料室，剩下七个是我们七人的房间。”走在一条走廊上，江户偏过头对跟在自己身后的两人说。

“那还有一个是？”田井问到。

“还有一个么，便是那宫板樱先生在世时使用的房间，你们二人的房间与他的房间在同一条走廊。”江户顿了一下，接着说，“与他的名字相符，这位樱先生也是特别喜爱樱花，这一点在这座馆内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这四条走廊的两侧玻璃内摆放的是各种樱花的标本，各处的绘画也是樱花，你们各位房间内的装饰也都逃不掉樱花这个主题，连桌椅也是樱木做的，那家伙，对于这些，还真是有些固执。”

“呃，请问，地板，是不是铺歪了？”走着走着，天羽突然抬起了头，问到。

“呵呵，这便是这座馆的另一个特点了，地板并没有铺歪，而是整座馆，都是倾斜的。”江户笑着说，“时间也不早了，老头子我没有你们年轻人精神，我就先回房间休息了，我把客厅的暖气给你们留着，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就留下再看一会儿吧。”

说完这句话后，江户向二人打了个招呼，就走向自己的房间去了。

“樱花落尽阶前月。”两人并肩走着，天羽突然站定，仰头吟出了一句诗。

“嗯？怎么停下了？刚才那句话是？”

“没什么，突然想起了这首诗，就忍不住吟出来了。不仅是在日本，中国的古代也早已有了樱花，你看，天花板上不仅描绘着樱花，还有星与月，这与当初诗人所处之境是那么相似。”说完后，天羽再次

起步，田井赶忙跟上。

“累死了，我今天就先回房间了，天羽先生，失陪了。”打了一个哈欠，田井看了看自己显示着 23:30 的表，说道。

“嗯，我再看一会儿，你就先回去休息吧。”天羽向转身离开的田井挥了挥手。

午夜十二点。

天羽在自己的房间内，从包中掏出一叠塔罗牌，在桌上铺上桌布，摆出一个六芒星牌阵，取出一张牌后，却把其他牌收回，将选定的那张翻面。

DEATH.

死神骑在白马上，显示着自己不可阻挡的力量
凌晨两点。

“为什么不在房间里设置个厕所啊，真是。”

田井嘟囔着，从被窝里爬出来，打开了房门。

一阵冷气瞬间从门缝内钻入。

算了，还是忍一忍吧。田井这样想到，赶紧关闭了房门。

早上八点。

江戸打理好后走出了房间。

“好冷，昨天他们谁把暖气关了的？”他自言自语的打开了暖气，回到了大厅，发现天羽星见已在餐厅铺上了自带的桌布，在餐桌上摆开了塔罗牌。

“天羽先生，这么早啊，客厅这么冷你居然还能安然地坐着，这个是？”

“哦江戸先生早上好，虽说使用塔罗牌应该在一间没人的静室，然而这里却更好。”天羽顿了一下，从面前的四元素阵中取出两张牌，面对江戸。

PAGE of CUPS.

WORDS IX.

“追寻目标的出现伴随着不幸，狂风与水幻化为风雪，虚无的真相即为寒冷，相比静室，虚无方可令人真正心无杂念，所以这里才被我认为最佳之处。在暖气排开这片虚无之前，是否需要我为你解答这两张牌呢？”

“呵呵不用了，我去弄早饭了，等下还得去叫其他人起床呢。”江戸摆摆手，走进了厨房。

“不要试图逃避自己的命运呢，既然命运不会改变，为何不敢先勇敢的看一眼呢？”天羽低头继续摆弄自己的塔罗牌，低声说道。

过了一会儿，厨房里飘出了食物的香气，江户低着头从厨房里走出来，不知是不是因为害怕所谓的命运，他并没有抬头看天羽，而是径直走向了一条走

“希望你能渡过难关吧。”天羽望着江户远去的苍老背影，喃喃自语。

“哦，上田先生已经起来了啊，这是？”江户打开了上田户作的房门，盯着正在打理手中钓鱼线和鱼钩的上田，眼中充满了疑惑。

“江户先生早。”上田打过招呼后，顺着江户的视线看去，不由一笑，“我特别喜欢钓鱼，于是对渔具有一种特殊的整理癖好。”

“个人的有个人的爱好，这个我理解，不过，为什么没有鱼竿呢？”

“因为某些原因，我不太喜欢，也不太需要鱼竿。我的老板就由我去叫吧，其他人就麻烦江户先生

你了。”

“嗯好的，那麻烦你了。”江户说完后，离开了房间。

几分钟后，其他被江户叫醒的几人依次到达了早餐的餐桌上。当松本看到昨日因错开未曾见到的凌川幸子时，脸色明显的不太好。

“江户，昨天的天羽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她又是谁？你是什么时候把她叫过来的？”

“她昨天就来了，只不过你没见到而已。”

“什么！”松本提高了音量，“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以为带了这么一些外人就可以蒙混过去，太天真了。”

出奇的是，江户并没有反驳，只是愣愣地抬着头向上看着，众人顺着他的视线望去，一瓣樱花，正

从上方，缓缓飘落。

三、第三瓣樱花：死亡的主旋律

一片寂静。

樱花带着少许水珠，静静地躺在被水打湿的桌面上。

“这是？”上田第一个打破了沉寂。

“这是樱花，没错。”江戸深吸了一口气，显示着他此刻不平静的内心。

“不……怎么会这样……他……不可能……”相比还算冷静的他人，松本早已是脸色苍白地跌坐在椅子上。

“松本先生你冷静点，这又不是什么鬼故事，我们活在当下的世界里，这种情况肯定是人为的。我不介意为你进行调查，不过我可是要收委托费的。”田井在楞了一下之后，马上恢复了平时那种淡然的态度。

度，瞥了一眼面无人色的松本，说道。

“江户！是不是你，说！你说！你是不是为了恐吓我才这么做的，告诉你，我可不会这么容易就罢手的。”听了田井的话后，松本也是恢复了常态，开始责问江户，不过看来他似乎完全忽略了田井的后半句话。

“我懒得那么做，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倒是你，看到一片花瓣就吓成那样，你房地产大老板的威风去哪里了？”江户干脆的出言讥讽。

“你！”

“先别吵了，有什么话等我去泡壶茶，坐下来慢慢说。”就在争吵即将爆发之际，凌川幸子出言阻止。

“既然幸子女士这么说了，那就这样吧。”江户倒是显得颇为大度。

两分钟后，众人再度围坐在一起。由于馆地板的倾斜，大家在入座时都显得有些慌乱，松本与其他三年前到过这里的人倒还好，天羽和田井在入座时更是差点摔下椅子，反而是初次陪伴松本来到这里的上田，稳稳当当的坐到了椅子上。

“茶具我已经放在厨房了，现在正在烧水，请大家稍等片刻。”凌川幸子从厨房走出，坐进位置，对众人说道。

“这段时间等着也是无聊，听说三年前这也有个聚会，而我与其他二位是新面孔，那我们这些人就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名凌川幸子，目前经营着一家茶店，是两年前在登山时遇见的江户先生。”凌川幸子看了看沉默的场面，起身说道。

“既然幸子小姐都这么说了，我也不好藏着掖着，在下田井藤言，是一名侦探。”

“侦探？”听了此话，上田倒是显得颇为惊讶

，眼里带着几分钦佩。

“并不是像你想像的那种随时出现在杀人现场帮助警方破解难题的大侦探啦，我只是一个想尽各种方法赚取委托费的侦探，干得最多的还是调查信息和跟踪。”田井面带微笑，“至于与诸位的见面，昨天是第一次，只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想来参观这座馆才来到这里的。”

“唔，我叫天羽星见，是一名占星师，做这个职业也是因为兴趣所致，其他的占卜也都接触一点，当然，可能都不太准。”天羽把玩着手中的一张塔罗牌，自嘲到，“至于与各位的交际，我与那位田井侦探一样，也是昨天才与各位第一次见面。要不是昨天突然心血来潮的想去山顶观星，结果错过了末班车，也不会来这里打扰诸位。”

“不准吗，明明昨天经过他身旁，那时候的感觉的感觉……充斥着虚无空间的寒冷。”嘴上对天羽说着没事，江户内心却是暗暗念叨着。

“呃，那个，江户先生，虽然这么做似乎有些

不太礼貌，但是目前干坐在这里似乎也做不了什么，昨天因为比较晚了并没有参观完走廊，在茶泡好之前不知我是否可以先去参观一下呢？”天羽问到。

“昨天我也没有参观完，我也希望能继续参观。”田井微笑道，“放心吧，不会影响到你们开始的，如果到时候我真的没来得及回来，你们就先开始吧，不用管我了。”

虽说感觉这样对泡茶的幸子不太好，但是看到田井都说到了这个份上，作为这座馆的馆主，江戸也只好点头答应了。

叶前起身走向房间的那条走廊，估计是惦记着自己的饮料。

松本也离开了椅子，上田将松本坐的椅子推进去了以后，快步跟上了松本。

十分钟后。

凌川幸子端着茶具从厨房走了出来，众人已经落座，叶前为大家分发好茶。

“还好是赶上了，不然就要错过一杯茶了，话说整天忙着工作，都是随便去街上的小站买杯咖啡喝，难得能够坐下来慢慢地喝茶。”田井看着那一份被端到面前来的精美茶具，感叹道。

“看来侦探也是不好做啊，虽然占星师这个工作挺闲的，不过倒是没啥固定收入，也没钱去喝这些好茶啊。”

“虽然这样会打扰你们这些‘太忙人’难得的喝茶机会，不过，江户，我想拖了这么久，咱们也该进入正题了吧。”松本盯着江户。

“所以呢，要说就说吧。”

“江户，根据目前的状况我觉得你是没办法在期限内偿还我的债务的吧？”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没错。”

“那么，就麻烦你把这座馆给我吧，价格不会让你吃亏的。”

“我只是一名管理员，没有这个权利，真正的馆主是樱那个唯一的孩子。”

“哦，是吗？”松本偏了一下头，“我早就清楚的调查过了，在樱那家伙的文件上，他可是清楚地写着这座馆的所有权是你——江户成纪。虽然你这份管家精神很是让我欣赏，不过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哦。大家都是老熟人了，闹上法庭对双方都不好，我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场面。”

“我说过，价格不会让你吃亏，在偿还了债务之后还是可以剩下不少钱的，重新买一间房子完全是没问题的。”松本顿了一下，接着说：“而且，就算你无所谓，你也得为你自己的孩子想想。大学的新学期也要开始了，学费对现在你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

金额哦。”

对于他的这番威胁，江戸倒是显得颇为冷静；“馆我是不可能交给你的，这是我的底线，也是对那个孩子的承诺。而且，学费的事可就不劳你费心了，最近我收到了一名好心人的资助，除了解决了学费，还剩下一些，我再奋斗个一段时间，可是完全有在期限内偿还债务的能力哦。”

“神秘的好心人吗？”松本冷笑了一下，“上田，去把那个拿来。”

“好的老板，请稍等。”

看到松本这副模样，江戸的心中闪过一丝不安

“好了，江戸，你自己看看吧。”松本递过了一张纸，“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汇款数据应该是这样的吧？”

“这！”江戸看着自己手中的的汇款收据，“

松本，竟然是你！”

“没错啊，就是我，看来学费你已经交了，欠我的钱又要多出不少了。这样，你还有信心在期限内还债吗？哈哈。”松本露出了胜利的笑容，抓起了面前的茶杯，猛地灌进了一大口茶。

江户低头不语，过了几秒，他猛地抬起头，正欲说点什么。

却和其他人一起看到，松本左手抓着自己的脖子，右手握着茶杯，直挺挺的倒了下去。

坐在松本正对面的他，在松本倒下时，还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一幕——一瓣娇柔的樱花，正静静地，附着在松本的茶杯底部。

四、第四瓣樱花：意外的即兴

时空似乎停滞了十秒。

“老板！”上田最先脱离了这片凝固的时空，

惊呼一声，就要扶起松本。

“别动他！”田井和天羽同时喊道，看着上田被喝住的身体，两人同时松了一口气。

“老板他，不是在开玩笑吧……”上田呆呆的问道。

“如果你的老板没有这种恶趣味的話，他应该是死了，而且应该是毒杀。”田井说的话倒是毫不留情。

“杯…… 杯子……”两个字，从还没恢复过来的江户口中，慢慢的挤了出来。

“哦？馆主，难道你已经知道是下毒在杯子上了？怎么知道的？”对此，上田倒是表现得饶有兴致

“他说的，应该是这个吧。”天羽站在落在地面上的杯子前，指着杯底。

所有人围了上来，盯着那片樱花，默然无语。

“看来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田井拍了拍上田的肩膀，“看来我也该进行工作了，我找找手套在哪。”

“不用了，侦探先生，已经确定没有生命迹象了。”大家同时转头，发现天羽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蹲在了尸体旁，戴着手套，一手搭在尸体的颈动脉上，一手示意众人不要靠近，“从嘴里冒出的气味和快速的毒发大致可以推断出是氰化钾中毒，虽然这玩意在小说是杀人利器，但是即使是尚未达到致死量的氰化钾的味道就已经相当令人难受了，要不是他当时觉得稳操胜券心中畅快就这么一大杯灌下去的话，估计早就发现了吧。”

“哦，天羽先生，你这是？”田井对此倒是显得颇为意外。

“呵呵，小时候就挺喜欢侦探这个角色的，就去学了不少专业知识。”说着，天羽从口袋中摸出了

一本法医职业证书，“至于手套，虽然作为法医这个角色是毫无准备，不过占星师的话都会带上一双手套的。至于接下来调查凶手外加审讯的工作，就交给你了，我可没有刑警的职业证明哦。至于询问我就不用去单独面谈了吧？我可是一直和你一条走廊上呢，我想我们两个应该可以互相作证，嗯，如果我们不是合作杀人的话。”

“嗯那当然了，既然事件都是围绕茶而起，那，幸子小姐。”

“呃..... 在..... 可是... ..”

“只是一些例常的询问而已，不是说你就是凶手，放轻松点。那，剩下的各位，你们就依次到我的房间来吧。天羽先生，那件重要的事就交给你了。”

“嗯，好的，包在我身上。”

短暂而又漫长的半小时。

当田井伴随着最后一个进入房间的上田走出来时，天羽已经站在门前，手中拿着一个小瓶子。上田向他们鞠了个躬，轻轻带上了房间的门，转身离开了。

“怎么说呢，感觉上田很是爱惜这座馆的一切呢。”田井说道。

“是啊，跟他那个粗暴的老板简直就是两个人。”

“怎么样，搜索有什么收获？”

“喏，如你所见，这是当时装有氰化钾的瓶子，不过很可惜，是从死者的包里找到的。”

“当然，并没有指纹是吧。”

“是啊，不然就没必要大费周章的放进死者的包里了，看来这个凶手单纯的只是想要隐藏自己罢了，要是我的话，既然有机会接近死者的包，还不如干

脆嫁祸给上田。算了，相比这个不太靠谱的感觉，你的询问如何？”

田井打理了一下自己的领带，说：“幸子泡完茶后在她房间所在的长廊闲逛，除了松本和上田路过见过一面外，接下来的时间都没有人作证，不过，即使有人的话也并不能排除她的嫌疑，毕竟第一个接触茶具和泡茶的都是她。”

“也是，然后呢？”

“上田将老板送回了房间以后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这段时间一直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欣赏壁画；叶前小姐是待在房间里喝饮料。”

“喝饮料？不是都要喝茶了么？”

“叶前小姐很喜欢喝冰饮料，据说喝能超过半小时，她的房间还摆着一个冰箱，这些事情都得到了江戸的证明。而江戸他本人则是待在客厅小寐，结果

.....”

“各人活动的空间各自隔绝，无法互相佐证，而独自待在客厅睡觉的江戸又不可能看到别人，别人也无法确定他是否真的在睡觉而不是在做点什么，也就是说，除了我们两个人外的每个人都没有不在场证明。”

“是啊，这下可有些麻烦了呢。”

“不管怎样，我们先回客厅去吧，待在这里也不是什么办法。更何况，我们俩只不过是苦于找不到凶手，而其他人可是在害怕着下一起命案的发生呢。

“哦，似乎天羽先生并不担心下一个目标会是你？”

“如果是下毒的话我自认为还是有那么点判断能力的，再说田井侦探你也会用你的智慧防止事件的发生的不是吗？”

“虽说侦探是在凶手之后，即死者出现才登场

的人物，不过我倒是希望能打破这个规则。如果我救了你，可是要找你拿委托费的。不过，万一对方拿着凶器正面硬上呢，我可不会为了委托费冒这个风险哦？”

“这个时候侦探大人你只要保护好自己就好啦，其实我合气道是有段位的。”

“有时候我真的怀疑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占星师！”

“本职是啦，只不过有些业余爱好而已。”

“侦探先生！凶手找到了吗？！”两人不知不觉一走到大厅，而早已守候在那里的上田第一时间发现了他们，问到。

听得上田如此问道，田井面露尴尬之色，而天羽则是拍拍田井的肩，对着上田微微摇了摇头。

“那，是不是外面的人干的呢？”上田似是想

到了什么，赶紧补充道。

“上下山唯一的一条道路已经被雪崩彻底堵死，这点我已经仔细确认过了。如果凶手是在雪崩前上的山，那么他至少已经在这种暴风雪中待了一天一夜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江户先生——”天羽转头面向江户。

“嗯，我仔细检查过这座馆，并没有任何异常。我独自在这待了好几年了，除了馆的设计者樱，不会再有第二个人比我更熟悉这座馆了。”

“而且，整座馆只有一个入口，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一个窗户，而门口甚至馆内并没有任何积雪或者积水，所以，很抱歉，凶手并不可能是外人，绝不可能。”

听得天羽这么说，上田终于是无力地跌回了椅子上。

“看来还是不行啊。”田井郁闷地回了自己刚

才的位置，由于馆的倾斜，田井一个平衡没有把握好，差点摔下了椅子，他颓丧地摇摇头，伸手握住略显冰凉的茶杯。

“田井先生，茶都凉了吧，我帮你倒掉重新换一杯吧。”幸子就欲上前阻止。

“不用了，倒掉挺浪费的。”一口冰凉的茶水入口，田井显得精神了一些。

“这种冰冷的感觉……”，田井似乎是想到了什么，“昨晚的寒冷…… 从天而降的樱花花瓣…… 凶手……”

“我想，我知道凶手是谁了。”半分钟后，田井长出了一口气，睁开了眼睛。

“真的吗？你真的知道杀害老板的凶手了？”

“我想是的，在馆的厕所内，隐藏着解决问题的最后一把钥匙。为了大家的安全以及防止凶手逃跑

，请馆主锁好馆的门，大家回到各自的房间，听到我呼叫前都不要出来。”

“我和你一起去吧，我也想早点知道答案。”上田迫不及待地道。

“不，你进去难保不会破坏现场，还是回房吧。”田井坚定的拒绝了请求。

“就听他的吧，毕竟我们不是侦探，或许到时万一真的破坏了唯一的线索就不好了，回去吧。”天羽替田井劝说上田，上田无言的点点头。

看着馆门上锁，大家都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天羽转身，对着田井点了点头，转身返回房间，田井也走向厕所，轻轻关上了门。

一个半小时后。

“江戸馆主？您在么？”江戸的房门外响起了上田焦急的叫声，在开门前一刹那，江戸的心中响起

了刚才田井的交待，不过，作为现在的馆主，他必须回应客人。他打开了门，门口站的是满脸焦急的上田

“上田先生，出什么事了吗？为什么待在自己的房间呢？”

“那个，我在自己房间里待到刚才，可能是茶喝多了，有点想上厕所，但是当我到厕所的时候，门却锁上了。我往里面喊了几声，田井先生却并没有回答我。”

“嗯？不应该啊？算了，去叫一下大家跟我一起去拿备用钥匙吧。”

十五分钟后，江户带着大家走进书房，打开了柜子，一层厚厚的灰尘覆盖了柜子的每一个角落，江户翻找了好久，才从里面拿出了一把同样覆满灰尘的钥匙。

“虽说是备用钥匙，不过由于当初有个来参观的小男孩关门时太过用力弄坏了门锁，所以也就顺

便更换了一部分老旧的门锁。现在都有些分不清哪些钥匙是旧门锁，哪些是新门锁的了。”江户转头碰上了众人古怪的目光，解释道。

众人再度返回了厕所门口，再次向厕所内喊了两声后，确定没有应答，江户才擦了擦钥匙，打开了门。

厕所内依然有着暖气，不得不赞叹馆的设计者设计的细心，在门打开时，天羽注意到，门内侧锁门的旋钮上左右各有着一个可以相互贯通的小洞。

“嗯？我记得这种门内侧的旋钮似乎是没有这种小孔的啊？与旋钮原来的颜色相比，孔边缘还有些发亮，看来孔是新钻上去的。是谁呢？钻这个孔有着什么意义吗？”

天羽思考了一下，转过头，他的视线与其他人一样聚焦在了同一个地方——一滩淡红色的血水，正从一个隔间下面，缓缓流出。

在众人吃惊之时，天羽率先冲进了隔壁的隔间，却发现，与其他公共厕所不同，馆内的厕所两个隔间之间是完全封死的，隔板上下没有任何相通的空间，走出隔间，门的上下方各仅有五厘米左右的缝隙，无法容人通过，而江户已经从书房中找出了一把锯子，上田拿着锯子开始锯锁。

一分钟的等待。

锯子终于不再发出声音，顺利的从门缝中落下。天羽打个手势让大家后退，自己戴上了手套，拉开了门。

田井正坐在马桶上，头部下垂，摆出一副思考的样子。不过，他已经不能再思考了——他的脖子上，一条深紫色的勒痕，清晰可见。

“没救了，已经死了一个小时左右了。”天羽向门外的人说道，也不顾外面的人有何反应，他关上了门，开始检查门锁。他握住门锁时，一份刺骨的寒冷从从门锁传到了他的手上。天羽条件反射般地缩回

了手，缓了一口气，才开始细细检查起门锁。

天羽端详了良久，除了门锁把手上有一条新的淡淡划痕外，并未有什么其他新的发现。无奈，他只得重新打开门，回去检查田井的尸体。

“嗯？这是？”尸体并没有明显的外伤，这点似乎让初次上阵的天羽好接受一些。他检查了尸体的瞳孔以及身体的其他特征，确定下死亡时间。搜索完死者的各个口袋，并没有什么发现。而正当他准备出厕所时，不经意的回头一瞥，似乎发现了异物，小心翼翼地绕开血迹，来到死者面前，翻开他的衣领。

一瓣樱花，从衣领内飘落，最终静静的落在那一滩淡淡的血水上，顺着倾斜的馆地，缓缓漂动。

恐惧与恶意，在这座往日宁静的倾斜之馆内，缓缓扩散。

后记、诸位请回答

1. 樱花从天而降的手法
2. 凶手及其证据
3. 二重密室的手法